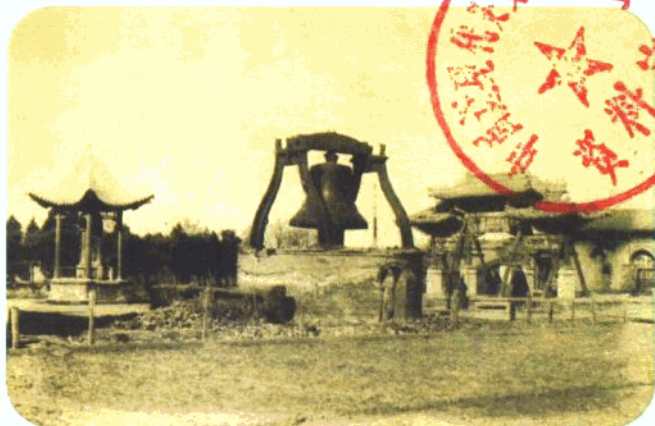


02 2000. 3 (总第八十七辑)



要
目

- 庚子北仓之战
- 情系北洋的李书田先生
- 许姬传先生最后十年
- 津门文苑忆往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00·3(总第87辑)

岁月回眸

- 庚子北仓之战 胡乃维 胡曰钢(1)
- 文安大城义和团斗争始末 李玉川(5)
- 义和团纪念馆忆往 王锡荣(12)
- 抗日时期河北中学生军训史话 张澜生(18)
- 最珍贵的纪念
——忆邓大姐对我的接见和平反 李学文(26)
- 飞向光明 郝桂桥(31)
- 天津一贯道的蜕变与灭亡 吴弘明(42)

人物春秋

- 情系北洋的李书田先生 王英春(56)
- 古稀忆往 庄 政(74)
- 许姬传先生最后十年 张道梁(104)

记印尼华侨教育家李春鸣先生..... 朱辉祥(130)

文化忆往

津门文苑忆往录 杨大辛(133)

天津新华书店“文革”中的二三事 张 维(144)

许姬传先生未刊稿三篇 许姬传(152)

海外追踪

我所知道的“涩谷事件”真相 尤伟仁(156)

印尼雅加达中学风雨历程 朱辉祥(165)

体坛风云

追忆华北运动会开幕 林 放(171)

天津人的奥运情结 兰凤翔(172)

政协之星

记古籍版本专家张振铎 张尔安(183)

封面照片说明 (151)

庚子北仓之战

胡乃维 胡日钢

1900年岁次庚子，京津一带久旱，民以草根树皮为食，驻华洋人肆虐，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围攻在北京的各国驻华使馆。

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联军驻津官兵2000余人赴京救援。途经廊坊，受义和团重创回逃。返津铁路被毁，只得在杨村掳木船4只，沿白河而下，焚烧沿岸数十村庄，枪杀村民。各村义和团围追堵截，联军几乎全军覆没。

西摩尔惨败，各国哗然，为“制裁中国”，频频调兵天津，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但直隶总督裕禄却虚报大沽炮台大捷。21日清廷下诏对各国宣战。7月3日聂士成、马玉昆分率武卫前军、左军配合义和团从东、西两路攻打天津租界。9日，聂士成不幸阵亡，由马玉昆统领前、左两军。10日，英军将在南非“英布战争”中使用的两门“列低炮”（毒气炮）用“恐惧号”舰运抵天津。11日上午9时，从织绒厂后的高台上，用“列低炮”向驻扎在陈家沟和小树林一带的武卫左军营地试射。毒弹炸后，氯气四散，清军和义和团民及附近百姓数千人即亡，600匹战马无一幸免，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令清军北撤20里，退守北仓，在桃花寺村东设营。7月13日联军攻打天津城，守城练军拼死抵抗至深夜，伤亡甚重。午夜，联军再次

施放毒气炮，宋庆令练军撤往城西韩家树（今韩家墅）。

14日凌晨4时天津城失守，裕禄逃至北仓，以孙洪伊家为临时行辕，遂召集宋庆、马玉昆、吕本元共商御敌之策。

天津城北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从韩家树至芦新河防线长达60里，清军兵力有武卫前军17个营、左军7个营、练军和盐勇10个营，加总督行辕亲兵数百人总共不足12000人，有大炮40门。而联军已近4万人，大炮70门，尚有毒气炮施威。马玉昆提议收缩兵力，分发武器弹药，构筑工事，并急请朝廷下诏勤王增援。

马玉昆于1871年从军甘南，隶属甘肃提督曹克忠。曹原籍为津北刘园村，1896年病故，葬于沙庄村。马由曹生前武官王秦庄人黄金祥陪同祭扫曹克忠墓时，又得黄之计：一、疏通马庄干沟，借汛期引永定河洪水东放。以塌河淀为中心，西起白河堤，东至芦新河，南抵宜兴埠，北达南王平，方圆40里尽成汪洋，同时遍布水雷、地雷。二、奏请朝廷借北仓廩陈粮万石，以工代赈修筑工事。天津县知事阮国祯组织民船到各村发放赈粮，一时民心沸腾。被水围困的30个村庄加修围村堤埝，上万民工3天修成3道工事，分别从马庄至杨家嘴、北仓至韩家树村南、桃花寺至韩家树村北练军大营，各挖成宽3丈、深1丈、长约10里的壕沟。每道壕沟间隔4里，东通白河，西连格淀河，注水布雷。沟土全部培在沟北侧，成1丈多高的土埝，并挖单身掩洞抵挡炮击。将40门大炮分别安放在北仓廩8门、韩家树6门、桃花寺9门、刘园3门、第三道工事后14门。三、招募义和团和当地青年勇士3000人为义兵，守卫二、三道工事。王秦庄义和团师兄曹克坦说：“抵抗‘老毛子’，义和团带头从军。”在各营商讨如何对付毒气炮时，北仓炮台一炮手建议，可在联军发炮时，据其炮弹走向测出方位，众炮齐轰，将其摧毁。

7月30日日军出动4000人到穆家庄挑衅，被驻守在南仓前哨阵地的武卫左军分统领郭殿邦率部痛击，死伤10余人退去。31日，日军千余人到宜兴埠，试图北进，受汪洋阻隔，聚集一处，清军

发炮，水雷进发，日军死伤数十人。

8月1日马玉昆因防御部署功绩显著，被授任直隶提督。

京津联系中断，联军屡派人北探，均被俘获或阻回，英传教士宝复礼选派两名中国教徒刺探军情。二人由宜兴埠转至芦台，未能北去。又东行唐山，混入民工队伍，绕新军屯、汉沟等地进北仓后防，摸清营地和工事后，从双口、杨柳青绕回租界，宝复礼接到情报，立即绘图印发联军各指挥官。

8月3日10时，联军将领开会。经5小时商讨，决定进军总兵力为18300人、大炮70门，其中，日军1个步兵旅、4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及骑兵共9000余人、大炮24门；英军威尔士炮队、皇家炮队（列低炮队）、第七孟加拉步兵团、第一孟加拉骑兵团、第一锡克步兵团、第二十四旁遮普步兵团共2300人、大炮12门；美国第九、第十四步兵团共2000余人、大炮6门；俄军3500人、大炮16门；法军1000人、大炮12门；德军200人；奥、意军各100余人。

8月4日下午联军出动。美、英军沿白河西岸，俄、法、奥军沿东岸北进，德、意军为后备军，唯日军未动。当晚大雨，联军露营西沽，俄军占据武库中心，英、美军分据左右。午夜，日军冒雨出动，至武库未停，绕苇塘北进，潜于高粱地。

5日凌晨3时雨住，双方大炮对轰。4时日军到唐家湾阵地前构筑工事。4时20分朦胧中两军可见。日军猛攻，数千人轮番冲锋。武卫前军统领周鼎臣率300精兵沉着迎战。半小时内日军伤亡300余人，清军伤亡百余人，周鼎臣身伤六七处。天已亮，马玉昆赶到，令周退入第一道防线。日军进入唐家湾阵地。指挥官福岛从重伤未撤的清兵口中得知，面对的清军指挥官就是曾在甲午战争中交过锋的、扼守大东沟使日军不能前进一步的周鼎臣，于是下令即转向西侧，攻击练军阵地。练军拼死迎战，持续数小时。此时，俄、法军行至穆家庄、南仓一带，受郭殿邦率兵阻击，退至白庙，渡河与英、美军汇合一处。

8时英军将“列低炮”拉到西沽炮台。9时许，向桃花寺大营连续发射毒弹数枚。清军炮手测其方位，众炮还击。两门“列低炮”全被炸毁，皇家炮队25人非死即伤。

桃花寺兵营遭毒弹轰击后，营内人员及周围数十百姓皆亡。宋庆、马玉昆闻报急速回营，见死尸横七竖八，声泪俱下。掩埋尸后，宋庆提议撤兵杨村，马玉昆要待援军。宋以日军强悍，练军难抵，况朝廷已下诏多日，仍迟迟不见援兵为由反复劝说。马玉昆不敢断定能否摧毁毒气炮，又确感孤立无援，就连当时宋庆自己管辖的驻扎在距北仓七八十里的文安县的20个营也丝毫未动，只好同意撤退，随即召集各军统领整顿人马，传令撤军。要求除韩家树6门大炮来不及撤出要拆除炮栓外，其余一枪一炮不准丢失；新招义兵愿走的随军撤走，不愿走的发银圆5枚自便，前军统领蒋遇春奉命断后。

吕本元赶回韩家树兵营，练军已连续和日军激战5个多小时。天津总兵徐得标正受三面围攻，已无法支持，得令后撤出第三道工事。日军进入韩家树兵营，四周平寂，空无一人，遂沿工事向东追赶，但不断受冷枪射杀，死伤10余人，前行8里路，用了3个多小时。14时日军抵桃花寺，只剩空营。

15时后，各国军队陆续到北仓，围攻蒋遇春部。英军占领北仓廐，从制高点向北仓村内炮击，17时蒋遇春中弹阵亡，部下多数战死，其余逃散。联军进村烧杀抢掠，村民死伤无数。村北杨姓女孩被割掉耳、鼻、唇，捅瞎双眼。举人赵秉鉴为守父灵至死不离，被枪杀。北仓廐240间仓房被焚，皆成瓦砾。夜，联军宿清军营内，周围各村大火彻夜不息。

8月6日联军北进，无阻。

北仓之战，共持续14小时，日军伤亡359人，英军伤亡25人，最终以清军撤离、联军侵入为结局，继而，又酿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悲剧。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快了瓜分中国的步伐。随着政治、军事的侵略,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也紧锣密鼓地深入内地,打破了宗法式的农村经济。一向以织土布为旧业的文安、大城两县,列强“自通商以来,其所输入之布,价廉物美,士民多购用之。”(见《文安县志》)因此,乡间大批织机弃置,使不少农户和手工业者濒临破产。

1819年由献县教区在河间县王蔡间(今属大城)建立了教堂一座,1890年天主教又由北京教区在大城县李零巨建立了一座教堂,他们以此为依托,向周围村庄传教,发展教徒。

1899年天主教由北京教区传入文安县辛庄村,此后该县建立教堂10座,教徒遍布134个村庄,约1300人。这些教会依仗帝国主义势力,霸占田产,鱼肉乡里,亵渎传统文化,群众敢怒不敢言,就是当地官府也奈何不得。

如大城县贾庄村教堂裴神甫建教堂时看上了周家的一块庄基地,周家不卖。引起纠纷,告到官府。官府不敢得罪神甫,结果周家败诉。自己祖传家产被强行买走。文安县辛庄有8户教徒因不服完租、粮,被捕入狱,神甫知道

后,立即派人带他的名片向县要人,知县知道天主教有洋人撑腰,只好忍下一口气,将八人全部释放。由此,一些攀辕附势之徒以为有机可图,也混入教中,肆无忌惮,成了人民的心腹之患,自然产主了仇洋仇教的民族情绪,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文安大城义和团斗争始末

1889年文安城南贾各庄有个酿醋的师傅王敢群,在雄县开口村一家酱坊做工。是年冬天,山东义和团波及雄县,开口村一带的武术组织便以义和团的名义练拳习武。王敢群也随之加入义和团。是年底,王敢群回家过年,便对乡亲们介绍开口村义和团的情况,引

○李玉川

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他因势利导说：“如今各地都起义和团了，咱们村也起吧，要不就得受官府的气，受洋毛子的欺压。”一席话引起广大民众的响应，纷纷报名参加。他便教人们武艺、排刀、设坛、传授咒语。为了扩大影响，贾各庄义和团还到各村传艺，俗称“撂场子”。这样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参加者越来越多。不少村民来此投奔拜师，有 60 多个村庄先后闹起义和团。凡是由这村传授的，都称“乾字团”，均穿黑衣，腰扎红塔包（腰带），头罩红包巾，巾上书以八卦的字。与此同时，青年女子参加“红灯照”身穿一身红。《文安县志》（旧志）载：“五六月间拳匪遍间里，纷乱如丝矣！”慑于义和团的声势，文安知县王书鄂也毕恭毕敬到贾各庄烧香、祭坛。由于他往日作威作福，义和团对他不屑一顾，使他狼狈不堪，出尽洋相。

义和团没有疆域地界限制，如野火春风很快传遍文大两县各个村庄。1900 年大城县义和团北部由文安贾各庄传入，南部则由河间传入，最早设立坛口的

村有西子牙、樊良村、西万灯、白洋桥、裴庄、安庆屯、贾村、牛村、广安等 200 多个，团民近万人。四五月间，义和团几乎遍布各村。河间知府曾发布规劝义和团解散的告示，大城义和团俱不理睬，并乘机在青县举行“团会”，聚集检阅义和团，以扩大影响。《近代史资料》载：大城县“练拳之人甚伙，甚至将总督的告示撕毁，各地还贴出反对教徒和洋人的揭帖”，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公开展开仇洋灭教活动。大城中部的王裴庄义和团首领王奎光，红灯照大师姐张妹，安庆屯大师兄叶锡旺联合了贾村、卞庄子等十几个村的团民数百人，与沿河一带的天主教争斗，杀死安庆屯、裴庄、任庄子等村教民 10 余人。大城北部王口镇（今属静海县）有法国天主教堂和英国耶稣教堂各一座，人员众多，势力强大，王口义和团联合周围村的义和团约 2000 人围攻教堂，扑杀神甫和教民多人。有 3 个外国神职人员逃到苇地里隐避，险些饿死，为大城县丞景星泉救出，才得以脱险。据日

本佐原笃介所著《拳匪纪事》对此有如下记述：“有王家口县丞景星泉（浙江人）当拳匪扰乱之时，有三洋人避难大芦苇中，将至饿毙，由该县丞救出护送到津。洋人感活命之恩，酬以玉帛，景丞坚谢不受，并云保护本是地方官之职，何敢受谢？洋人以景丞不受谢礼心中不安，遂以金银，景丞更不敢受，对洋人云：‘如必欲谢，我请索一事，此后大兵如到王家口给我凭据，不得扰害百姓，倘蒙慨诺受惠多矣’。洋人云：‘如此与汝无益’。景丞告以：‘我系地方官，百姓即我之子民，我之所以能保护诸君者，亦因是地方有司分所应为，况当日并非某一之力所能救护，更赖绅董协助诸君得保无恙，则王家口之百姓理应保全。我为地方官，保全我之子民，何得谓之无益？诸君能允甚感，否则我亦不敢领谢。’请从此辞……”

1900年6月12日，大城南一带的义和团聚集2000余人将王蔡间教堂团团围住。王蔡间教堂是1819年建立的，历史较早，该村奉教者30余户，200余

名教徒，是河间北部、大城南影响较大的教堂。王蔡间教堂建立后，该堂神甫还到周围村庄传教，诸如王香、牛庄、前屯、魏虎、丁庄、张蔡间、刘蔡间、南曹、北斗、大孟桥、小孟桥，现属河间的东西北召、南召、南寨、孟回、桃园、高辛庄、郭村、张村、范村、刘村、崔村等方圆30多里20多个村庄亦先后建立起简易教堂。王蔡间教堂在这一带起到核心的作用，势力很大。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先后焚烧了大孟桥、南曹、北斗、李零巨等村的教堂，教民们纷纷逃到王蔡间教堂避难。该村200余名教徒购买枪支、弹药，挖护村沟、修筑土围子进行防御。义和团曾致信告诫说：“你们若肯背弃洋教，咱们两来无事，不然我们必把你们杀个鸡犬不留。”教徒们则坚决表示：“头可断，教不能背，决不怕死！”双方搞得很僵，战斗一触即发。双方用火枪、鸟枪互相扫射，攻者奋不顾身，守着坚守阵地寸步不让，战斗一天未分胜负。第二天义和团从村南潜入，放火焚烧房屋。是日西南风起，教堂正值下

风，浓烟弥漫，使守教堂的教民茫无所见。义和团乘机穿墙凿壁，向教堂猛烈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教民陈建中等5人。延至第三天，教民弹药缺乏，又因院内无井，饮水困难，无法抵抗，遂于夜间从后门出走，向范家圪塔（今属河间）逃遁。但出村不远，即被团民发觉，赶来一阵追杀，教民死伤多人。此次战斗共打死教民17人。该村群众被误杀2人，义和团亦有伤亡。天主教献县主教恩利格、刘准编印的《义勇列传》中有《王蔡间教难记》一节，其中有详尽的记述，现录如下：

延至阳历六月十二号，即阴历五月十六日，天一发亮，教友们在教堂顶上向东一望，忽见若干拳匪排成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蔡间扑来。拳匪不下二三千人，教友中能打仗的，不过一百二十人。论人数虽众寡悬殊，到底教友们因以堂院为营寨，营上有障身的垛口，也自觉有恃无恐。拳匪一来到村边，依次排列，将教友们团团围住，然后就开始进攻。教友们颈上佩着念珠，一半

打仗，一半念经。双方开火之后，攻者猛攻，守者死守。交战终日，拳匪费尽力气，死伤多人，亦未能将堂院攻破。到了第二天，拳匪改变了法术，自南面潜入村中，将教友的住宅举火焚烧。是日，西南风正急，堂院在村之北面，适当下风，黑烟弥漫扑面而来。教友在堂顶上举目四顾，茫无所见。拳匪藏在民房中。穿墙砸壁，向教友施放快枪。以致陈建中、刘天爵、王玉方三人皆中弹身死。丁春生、李廷梅身受重伤。拳匪逼近堂院，势甚危急。教友高声诵经，并洒圣水，幸赖天主保护，战至天夕，拳匪回营休息，堂院仍未失守。延至第三日，教友因弹药缺乏，又因院中无井，以前预备的清水十一瓮，眼看就要罄尽，又勉强支持一天，入夜以后即抛弃一切，自后门出走，逃往范家圪塔去了。乃出村不远，被拳匪发觉，随后追来，教友们壮健者捷足远扬，得逃了性命，老弱妇孺皆被拳匪杀害。除误杀的教外二人不计外，死者共十七人。

1900年6月中旬，大城县

广安、纪庄、郭庄、贾村、王裴庄、安庆屯、牛村等数十村义和团会同河间义和团 5000 余人，一齐攻打子牙河东岸的范家圪塔教堂。局势日益严重，数十里以内的教民，都纷纷逃至范家圪塔，中国军队官长都不敢或不出实力保护教民，于是天主教堂给统一扎在天津的俄国军官写信，请求援救。但俄军兵力有限，深入内地恐被围困，迟迟不肯出兵。6 月 16 日葛光信大司铎自献县来信，劝教民见机而行，能逃最好乘黑夜骑马带枪逃往献县总教堂。以前教堂还能打发专差，乘黑夜送信，以后连夜间也不能走路了。各村边、路口夜间也有义和团把守，盘查来往行人，不许教民通过。初期，教民三五成群，尚能赶集镇，购买应用物品，此后范家圪塔与邻近各村断绝了往来，奉教人在内，孤立无援，断粮断炊，一筹莫展。8 月 23 日教民冲出战壕，向北猛攻，攻至沈家房子（今属大城），抢夺义和团的财物粮饷以解寨内饥荒，并将团民的住宅付之一炬，在运物资的途中，有两辆大车被

义和团劫获。这样双方连续打了数月，消耗得筋疲力尽，直到 10 月法国军队由天津出发，一路扫荡，到 14 日抵达范家圪塔，才使范家圪塔彻底解围。

文安县义和团声势浩大，大大遏制了官府的势力，使县长王书鄂受到很大的冲击，由此他怀恨在心，暗中联络了当地士绅和反动势力与义和团作对。他先后联络了围河村的辛郎山，苏桥的张作仁，安祖店的卞福顺，并从胜芳引来了洋枪队，虎视眈眈，和义和团对垒。义和团见此情形便决定与之决一雌雄。贾各庄团首王敢群对团民们说：“人家别处的义和团，连洋人都敢杀，他一个破县官算个屁！咱们宰了他，抢他那个印！”

于是贾各庄义和团便发出揭帖，邀周围各村的义和团于阴历八月某日在文安城外集结，一同攻打文安城。为了里应外合，事先与城内义和团内线赵海取得联系，定于某日凌晨打开城门迎接义和团入城。不料机密泄露，王书鄂命亲信守兵严守城门，使赵海束手无策。

闰八月十七日(10月19日)拂晓,数千名义和团在城南集结,瞬即包围了文安城。团民们挥舞大刀、长矛,齐声呐喊攻城。待义和团来到城下,洋枪队在城墙上就开了火,他们使用的是扣炮子枪,子弹是铅球。这种枪虽然杀伤力不大,但义和团自信能避枪弹,不加躲避,反而呼呼地喘气作法,这就使洋枪提高了杀伤力。二师兄薛凤鸣抱着火药包冲到城下,企图炸掉城门,不料刚到城根便中弹身亡。有的团民高喊:“走小面”!(即侧身前进),此时枪弹如雨,密集地扫向团民,先后有80余团民倒在城下。

据参战的太子务村团民张二损讲:“俺们傍晚来到城南,本来可以很快攻到城下,但团民们却要作法,以为避邪,结果错过了时机,官兵们就开了枪。谁知慌乱中他们装错了弹药,先装的铁沙,后装的火药。炮声响后,只见一团火光冲来,团民们一点事儿也没有,就有人喊:‘神灵保佑,闷了他们的火了’,自觉作法有灵,便大摇大摆地往前冲。冲

到近处,炮声又响,伤的人可就多了。”

有个13岁的小团民叫陆云生,趴在一个土坑里不敢动弹。他伯父中弹奄奄一息,见人们已退,便叫他快跑,陆云生才得以活命。

《拳匪记事》记述:“上月十七日,文安注拳匪聚集数千人,内有以神仙自称者,据云能避枪炮,意欲攻城抢掠,而城内官军早加防范,及攻城时炮手将子药颠倒,燃炮未响,拳匪更无忌惮,官军奋勇出城,枪毙拳匪约400余人(实际80余人——作者注),余皆四散”。

此后,朝廷下达禁令,禁止义和团活动,官兵接到上谕,大力围剿,捉拿义和团。团民们四处避难,有的去西北山修行,有的下关东谋生,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即被扑灭。《拳匪记事》记载道:“文安县来信云:吾辈于昨晚行抵某门,邻近各处所有官兵计二千人,攻击团匪不遗余力,中国马兵有为吾军(指八国联军——作者注)所擒者,其马即经留下,兵已释放,该县官

四月前尚系团匪头目(王书鄂只是迫于义和团的力量,曾到贾各庄烧香、祭坛,并非团头——作者注),刻亦从事剿匪。城内某姓家悬有团匪刀一口,业经寻出。或者因此将城内各家悉行搜检,有无通匪情弊亦未可知,如曾通匪应以何罪定之则无所闻。”尤其是义和团以反教灭洋为宗旨,自然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无比仇恨,他们把义和团看成是瓜分中国的最大障碍,不遗余力地联合起来,向义和团进行疯狂地反扑。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而侵占了天津。9月8日法德联军在 mult 瓦的率领下,侵入大城,在大城县中部沿子牙河向西南进攻,到白洋桥发现该村有扒来的铁轨,遂放火烧了该村。同时焚烧了安庆屯、任庄子、裴庄、邱庄、韩村义和团民居住的房屋。10月17日,八国联军进攻文安县,柳河、黄甫两村均被焚。英军至城下,文安知县王书鄂亲自出城迎接,卑躬屈膝出尽洋相。《拳匪纪事》有这样的记述:“西十月十七号,即闰月二十

四日,又来信云,文安县知县亲自出城以迎联军统领,统领命其马上引住县署,该县大恐,即求赦其全家性命,统领答云:尔家属可保无虞,至县署时,所有公文俱经搜阅,嗣至城内,著内绅商家一观,即归营。英代理驻津领事高庚巴尔君,近在文安县搜寻机密文件甚多。”事后文安天主教案赔银 6800 两,两次英军过境索银 1400 两,搜去库银 2480 两;大城县耶稣教案赔银 3900 两。

义和团运动被扑灭了,但它伸张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的热情,说明了“中国人民不可侮”这个伟大的真理。如今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了,他们对敌斗争的英雄气概,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作者简介:李玉川,1934 年生,笔名学群,河北省大城县人。毕业于北京社会函授大学,副编审职称,曾任大城县县志办公室主任,系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

义和团纪念馆忆往

天津义和团纪念馆于1985年在吕祖堂原址上修建而成，位于天津红桥区芥园道如意庵何家胡同内的吕祖堂，原本是一所普通庙宇。可是，在一百年前因其成为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重要基地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重塑吕祖像

天津的老人们都知道吕祖堂，是因为它在津门太古老了。吕祖堂原是供奉仙人吕洞宾的道观，始建于明朝宣德八年（1433年），距今已有567年的历史了。这里是天津唯一供奉吕洞宾的地方。作为古代神话中八仙之一的吕祖在津门也占有一席之地。

随着时代的变迁，吕祖堂也衰落了，在战乱年代里，一些善男信女光顾命了，哪还顾得上祭吕祖，于是这里几乎断了香火，道士们也都饿了肠子，殿宇无人维修，天长日久，变得破烂不堪。后来出家人为了生活，将吕祖堂的院子变成了摇煤球的煤厂了。尽管吕祖的塑像一直稳坐在前殿的中央，却是灰尘满脸没人理睬了，但依然面带微笑。此后又搬进来一些无处栖身的住家户。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冲进了吕祖堂的前殿，七手八脚地把吕祖塑像捣毁了，还大有“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势。红卫兵们把吕祖塑像抬到了如意庵大街上、砸掉外边的泥皮、把里边的苇把子与稻草等物

付之一炬，这里就变成了没有吕祖像的吕祖堂了。唐山大地震后，院里搭了临建棚，仅在前殿里就有六家住户。从此以后吕祖堂也就名存实无了。

根据 50 年代对义和团运动在天津的大规模调查材料，确定了吕祖堂坛口遗址在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所以天津市人民政府于 1962 年就把这里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 1982 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 1985 年对吕祖堂进行全面整修时，由于极左思潮的流毒尚未肃清，没能把吕祖像重新塑起来恢复其历史原貌。据说当时多数人同意重塑吕祖像，就连当时拍板定案的人也同意把吕祖像一起塑起来，但由于少数人坚决反对终未实现。可是到 1986 年义和团纪念馆开放接待观众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观众对此很有意见，外宾来参观，到处找吕祖像，有些华侨是为拜吕祖而来，还有的要出资塑吕祖像。另外《天津日报》记者还以《没有吕祖像的吕祖堂》为题批评这一怪现象。

总之各方面对此呼声很高。

我是 1990 年初调到吕祖堂义和团纪念馆任馆长的，来后也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对重塑吕祖像的呼声很高。于是在 1992 年我想借吕祖堂维修之际把吕祖像在前殿里重新塑起来，便请示各个方面，并把多方意见向领导介绍。尽管如此，由于怕担责任，都不敢拍板，并说让我自己定，干与不干，模棱两可。我当时心情也很矛盾，干好了还好，干不好还得担风险。于是就以在前殿搞复原陈列为名，干起来了。先找了一些老人，在前殿里介绍当年的陈列情况。请来了设计人员王绍凯，进行实地设计筹划。对外封锁消息，在闭殿维修期间外人不准进大门到院内，更不准进前殿。为了节省开支，一切因陋就简，在叠台子之时使用的是旧砖，采用水泥罩面。吕祖像的背景处，原有一副半圆形的巨幅油画，在此基础上，用白纸把油画糊起来，又用广告色画上了蓝天与祥云，其效果也很好。另外吕祖像前的幔帐是王绍凯设计，由馆里的女同志自己动手制作；像

前的供桌是请木匠用旧木料做的。在聘请雕塑人选上，颇费了一些周折，原打算请“泥人张”工作室的人员，又有人介绍蓟县一位搞雕塑的人，此后由区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张志和推荐了天津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讲师、雕塑家景育民同志，他当时正在邯郸市和秦皇岛市两处搞大型彩塑，有一定实践经验。在人选确定后，又来了新问题，前文已提，这里的吕祖塑像已在“文革”时被砸毁，没留下任何照片资料，在市文物处找来的吕祖照片是从山西永济吕祖庙拍照的，但再仔细一看，便可看出是木雕头像，下半身全无，所以没法采用。后来在蓟县黄崖关前的八仙洞，拍照了吕祖的相片，因太现代化了，没能采纳。之后又到北京白云观的吕祖殿拍照，并在白云观开设的小卖部买了一张吕祖的坐像照片，至此塑像才算找到了正根。另外，为了烘托气氛不使大殿显得空荡荡，所以又把吕祖的两个弟子“柳树精”与“纪晓堂”塑在一起，给人一种庄重的感觉。原本从伐泥到塑像工期较

长，又因景育民在外地工作很忙，每周回津一次，所以造成了前松后紧。又因是泥塑，需要干透了才能上彩与上大漆，加之油漆匠不太懂油塑像的工艺过程与技术，弄不出来照片上的“大漆包金”的效果，第一次宣告失败，又请来一个油漆匠，还是不行，第二次也没成功，另请来了第三位，又告失败。一连油到了第八遍，还是不行，直到第九次上大漆，才勉强强出来较好的效果。因为吕祖堂的整体维修都已竣工，只等塑像油好，才算通过验收。

吕祖堂维修后重新开放接待观众，大家反应良好，特别是对重塑吕祖像，尚无不良反应，各级领导还较满意，广大观众也如愿以偿。有些人甚至说我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重塑了吕祖像。我却不以为然，我只是为保护天津历史文物做了一点实际工作而已。

现在写这段文字，绝非为了表功。只是借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之际，留下一点文字资料，以免带到天堂，给人间造成